



灵

魂

曲

何
冰
著

灵魂曲

何冰 著

春风文艺出版社

1992·沈阳

灵魂曲

Linghun Qu

何冰 著

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

(沈阳市和平区北一马路108号 邮政编码110001)

辽宁省新华书店发行

沈阳市第二印刷厂印刷

字数:233,000 开本:787×1092 1/32 印张:11 3/8

1992年2月第1版

1992年2月第1次印刷

印数:1—6,000

责任编辑:李文刚

特邀编辑:宋加哲

封面设计:翟松杰

责任校对:武强

辽新登字3号

ISBN 7-5313-0715-4/I·660

定价:5.00元

前面的话

曾经轰动一时的“六·一七”杀人抢劫案，年复一年地悬置，未能侦破，实实在在成了市公安局的老大难，又是我的一块心病。

1982年春天，二处的白力威科长竟意外地获得一个线索。他迫不及待地闯进我的办公室，情愿立上军令状，限期侦破此案。那劲头让人摸不透，似乎压抑着难以发泄的火气。经过认真研究，我满足了他的要求，为他选派助手，组成“六·一七”案侦破小组。我这个即将离休的局长做他的顾问。

速度惊人，不到一个月的时间，白力威小组不但确认了此案的凶手，同时也初步查清了这个凶手及其同伙的其它犯罪事实，立即逮捕归案。罪犯逮捕了，但还有许多问题需要进一步调查。奇怪的是，白力威突然提出退离“六·一七”小组。

“为什么？”

大家都很纳闷。

“很简单。此案在进一步调查过程中，很快就会涉及到我的朋友——苏小晞。按规定我应该回避。”

原来如此！白力威之所以竭力争取接受“六·一七”

案，昼夜拼命工作，原来深藏着对朋友的深厚感情。我答应了他的要求。于是，此案的最后调查工作由我来主持。

那天晚上，结束对主要案犯的审讯，已是深夜时分了。回到办公室，一种说不出的情绪冲淡了我的倦意，思索的曲线上跃动着问号、惊叹号。从这些罪犯身上反映出的问题，不能不引起人们的深思。

初春的风，到了深夜又有点凉丝丝的；从敞开的窗口吹进来，使人感到未消的寒意。

临窗眺望。不知为什么，每当我从紧张的工作中解脱后，最爱站在这扇窗口前巡望美好的夜景。我不是音乐家，更不是文学家，可我却从这扇窗口感受到了时代发展的节奏。我觉得这座宏伟壮丽的城市象一艘航船，它正笛声长鸣，乘风破浪，奋力向前。而我们呢，不但要警惕地注视航线上的暗礁险滩，还要及时换上机舱内破损的零件，除掉不易查觉的种种隐患。这是我们义不容辞的神圣职责。

一阵敲门声，进来的人出人意外。

“哦，小白，怎么还不休息？”

小伙子只有二十七岁，体质强壮，宽阔的前额和一双浓眉，直观上就给人一种刚毅有力的印象。他神情严肃。可是，却从他的眼神里、面容上看到一种难言的忧虑。他来到我面前，说：“局长，又给你带来两个人，和此案有关。”

我已经看见随他进来的两位年轻人了，一男一女，和他年龄仿佛，都很拘束。姑娘身着草绿色军装，文静秀美；她眼里盈盈欲滴的泪水更惹人注意。再看那位小伙子，清瘦清瘦的，直鼻和嘴角线条分明，柔中有韧，刻划出内含的倔强

性格，那眼睛深沉清澈，就象直通内心的幽径，透露着善良、坦率。好面熟啊，似乎在哪儿见过。

“局长，这就是我的朋友，苏小晞。”

没错，是苏小晞。我确实见过他，是从手头一份案卷上看到的，那是一张不大的照片。我心里翻腾着难以言述的感情，急忙迎上前去，他似乎有意避开我伸出的手，只是有礼貌地点点头。

姑娘把手中的皮包放在桌上，低声说：“小晞，说吧，应该把一切都告诉姚局长……”话没说完，语音哽塞，一颗颗泪珠在面颊上滚动。接着，她轻咬上唇，又把苏小晞往我面前推了推。

苏小晞张开紧闭的嘴：“姚局长，我犯罪了，现在是来自首的。”他指着皮包，“这是我的罪证。”

我愕然。情况太突然了。他和我今天夜审的罪犯虽有密切的关系，但并非同伙，而是受害者。我刚从法院调来他的案卷，看过市检察院转来的一份署名白璐的申诉材料，对他的案情还不算十分了解。但是，从“六·一七”案犯的交待和他人的检举中，我已确认苏小晞蒙受了三年不白之冤。这起冤案的形成，正是“六·一七”案犯累累罪行中的一部分。我自信，在对这伙罪犯的审理调查过程中，我会很快弄清苏小晞蒙冤的真相，为他平反，可现在……

白力威默默拉开皮包拉锁，取出一支“五一”式手枪，十几发子弹，五盘录音磁带，厚厚的一叠稿纸，一一摆在桌上。

我又吃了一惊。

“年轻人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儿？”

“我犯罪了。”苏小晞语音低沉，却毫不含糊地重复着已经说过的话。紧接着，他开始交待犯罪事实。当然，是从三年前说起的。

他的两位朋友不断补充，说明。

之后，我又调查了许多人，苏小晞的冤案澄清了，他的犯罪过程也清楚了。我的内心却受到了强烈的震动，想了许多问题，突然萌动了把这一切写出来的强烈愿望。于是我就拿起了笔。

向读者叙述些什么呢？一起冤案？一个人的犯罪轨迹？也许仅仅这些还不够……

一 冬天失去的，春天就会还给你吗？一个浓雾般的谜

夜深了。浓雾如灰白色的蒸气，在空间腾腾弥漫。放眼望去，迷濛一片，几米外的景物都模模糊糊。

苏小晞陪伴着白璐在浓雾中默默漫步。谢天谢地，这浓雾恰到好处地遮掩了他尴尬的神情。

多少年了，在他记忆深处始终有一颗星在闪烁。这颗星，是一位纯真活泼的小姑娘。她清丽秀雅，袅娜娉婷，白玉般的牙齿，秀气的高鼻，长长的睫毛象一片浓荫，环抱一对聪明美丽的眼睛，那眼睛分明是月光下的一汪深潭，忽明忽暗，闪射出一种格外动人的光芒，她启唇一笑，粉红的两腮便出现一对甜甜的笑靥，象流蜜的泉窝……这颗星伴他度过多难的少年时代，曾驱散过多少忧悵的浓雾！

他极力忘却这颗星，祈祷她远远汇入灿烂的星群。可她竟走来了，来得这样突然，来得这样近，就在身边。此时，她身着一套洒脱合体的草绿色军装，已经寻不到昔日那稚气天真的神情，处处都流露出漂亮姑娘身上很少见到的刚毅、

果敢之气；那双不知被白力威拽过多少次的小辫子，如今也剪成短发，规规矩矩地压在军帽下；身上飘逸着医院里各种药物混合成的特有的气息，那双会说话的眼睛，不时地望着他。

整整五年没见面了。如果流逝的时光没有淡漠人的感情，它自然会在你的心底积淀更多的话语，等待汇同感情的洪流同时冲出闸口。他和白璐近在咫尺，却无言无语。也许话太多了，堵塞了喉咙，或是感情太重，一时压住了舌头？

来到中山公园门口，白璐突然驻足，屏息谛听。身后传来沙沙的脚步声，决非一人行走。这轻轻的脚步声，似乎从他俩走出白力威家开始，一直伴随到这儿。她轻声说：“小晞，这脚步声挺奇怪。”

苏小晞不以为然：“也许是偶然同路吧。”

白璐提议：“走公园，抄近路，好吗？”

苏小晞点头同意，推着自行车，随白璐步入公园，踏上一条幽静的小路。

“五年了，”白璐触景生情，“五年没走这条路了！”

“是啊，整整五年！”

“还记得这条长椅吗？”白璐指着路旁树荫下的长椅，迅速看了苏小晞一眼，“也许你已经忘了。”

怎么会忘记呢！苏小晞停住脚步，往事蓦然跃现眼前……
1973年的一个夏夜。

月光给园内的幽径、假山和一切景物镀上了一层银光，空气中充满了醉人的芬芳；一株株娇杨嫩柳象情窦初开的少女，羞怯地迎接夜风的追吻，激动得浑身颤抖，哗哗作响。

温馨的夏夜，幽静，迷人……

他从农村来C市，住在白力威家里，准备第二天上午返回农村。几位好朋友聚会结束后，他送白璐回医院。当他骑自行车穿越中山公园时，白璐突然提议下车坐一会儿。

两个人就坐在这条长椅上。谁都感觉到了，年龄在增长，友谊在加深，语言却相对减少了，尤其是他俩单独在一起的时候。

他冷丁想起几天前这个公园内发生的一起抢劫凶杀案，不愿久留，便说：“走吧，这儿不安全。”

白璐往他身边靠了靠，侧仰着脸，意味深长地问：“假如现在有坏人来伤害我，你怎么办？”

“挺身而出，用生命来保护你。”

白璐感到欣慰，又不满足。“你怎么不问，有人伤害你，我会怎么样呢？”

“呼救？去报告？”

“不。”她思索着。“来不及了。刺刀除非穿透我的胸膛，才能刺到你的身上。相信吗？”

“相信。走吧。”

“再坐一会儿，我还要和你认真商量件事儿呢！”

“什么事？”

“要你去部队文工团。今天晚上我就和爸爸摊牌。”

“不必了。两年前我就和你说过。”

“那是两年前。现在呢？”

“依然如故。”

“你真犟，又不理解人。”她轻轻叹了一口气，陷入一阵长久的沉默中。突然，她情绪异常，脸色绯红，说话断断

续续，显得很吃力，“我……问你……你不愿意和……和我在一起吗？……我说的是……永远……”声音越来越弱，“永远”两字却咬得很重。

那两个字象重锤猛地击在他的心弦上，引起一阵震颤。他侧过身，看见白璐正期待地注视着他，长长的睫毛眨动着，那对纯洁的眸子闪烁着奇异的光彩。

他退缩了。现实生活正伸出双手，把白璐——军区政委的女儿捧上云霄，又跺着脚把他——被流放的“走资派”崽子踩入地狱。难道爱情的力量真能缩短天壤间的距离？

他随家下乡和白璐分别后，两个人一直保持书信来往，每年还能见两次面。近来，他从白璐的书信中，感受到了一种新的东西，他明白那是什么，也相信白璐对他的感情是真挚的，可结果会怎样呢？

白璐眼里迸出的火花在他心里燃起大火。那只是一瞬间，他凭理智又把火熄灭了。他做出白璐极不满意的、含糊其辞的回答。

回到白力威家，他果断地决定提前四个小时离开C市，避免第二天和前来送别的白璐再次见面。

白力威全明白了，默默地盯着他，问：“你对她讲明一切了吗？”

“不能讲。”他神情悒郁。失去这样一位好友，他内心十分痛苦。“也不敢讲。她有能力再次把我俘虏。”

“这说明在你的心目中，她高于所有的姑娘。你准备不辞而别？”

“从此我和她中断书信往来。你对她说，我去新疆或西

藏了。”

“你还不了解她？她能追到你家，追到新疆、西藏去。”

苏小曦皱眉思谋，久无良策，当他的目光无意扫至床上的一部小说——《牛忙》上时，不由心中一动，“你就说我死了。”

“不行。太残酷了。”

“没别的办法。为了她的幸福，只能这么办。”

就这样，白力威成了他的合谋者。半个月后，白璐接到了他的绝命书。

今日重逢，他从白璐幽幽含怨的眼神和盈盈欲滴的泪水中看到了无声的谴责，意识到自己荒唐的行为是怎样伤害了她的感情。一种犯罪的感觉，使他没有勇气直对白璐的眼睛。他真想亲手去连接那被自己砍断的纽带，可猛然又想起杨静。她仿佛就在眼前，那双大大的眸子充满了哀怨，透露出无言的责备。“该死的小曦啊！”他暗暗责骂自己“你胡思乱想些什么？怎么能再在杨静那受伤的心灵上再砍一刀呢？”

白璐突然侧身，轻轻拽了拽他的衣袖，小声说：“你听。”

沙，沙，沙……

“奇怪，我觉得好像有人一直在跟踪我们。”

白璐的话，使苏小曦警觉起来，马上站起身。“走，离开这儿。”

两人快步走出公园西门。离医院不远了，白璐止住脚步。

“我该回去了。不过，有句话还要说，我的父亲真的就那么令你憎恶？难道家庭政治地位的不同就成了我俩之间不可逾越的沟壑？为什么你要把问题想得那么复杂？！”

苏小晞诚恳地说：“为了你付出的代价，你可以尽情的责备我。这一生我也不会原谅自己。”

“不，我原谅你。谁让当初我没摊上个‘走资派’的爸爸呢！那样不就门当户对了吗？”白璐笑笑，笑得很调皮，她又郑重地问，“一切都过去了，现在，我只想问你一句：我们之间的友谊死了吗？”

“没有。怎么会死呢！”

白璐笑了。如今，小晞奇迹般地出现了，她那封闭多年的心扉重新打开了。她深情地凝视着小晞，真想扑进他的怀里倾诉衷肠，可却抑制着感情低语道：“不用送了，几步就到，你该回去了。”

苏小晞点点头，骑自行车转身又进了公园。

“没有。怎么会死呢！”

白璐久久地伫立在那里。反复咀嚼着这句话。她满意，激动，泪水糊住了眼睛。

纯真的姑娘在初恋中，往往按照自己的愿望去理解对方嘴里的每句话，甚至那些毫不搭边的话。可这又有什么办法呢？

“救命啊……”

从公园内突然传来一个女人声嘶力竭，近乎发疯的喊叫声。

小晞出事儿了！白璐冲进公园，朝喊声传来方向跑去。混浊的雾气裹罩几个晃动的人影，在激烈的搏斗着。

“流氓……混蛋……”

是小晞的声音。她立刻认出小晞熟悉的身影。他像一头

发疯的雄狮，咆哮着，凶猛地扑向对他挥拳的人。四五个人同时扑上去，恶骂伴随着拳脚，把苏小晞裹在中间。

“住手！”白璐怒不可遏，奋不顾身地冲过去，紧紧护住苏小晞，“你们凭什么打人？”

这些人停止了拳脚，一位胖胖的男青年走近来，手电光射在她的脸上，歪着头，抬手打了个响亮的榧子，“凭什么？你问她。”

浓雾中跳出来个姑娘，披头散发，衣衫零乱，一手提着裤子，一手指向苏小晞，尖厉地喊道：“流氓……他要强奸我……”

听出来了，正是呼救的女高音。

象猝然挨了一闷棍，白璐的脑袋嗡了一下。她完全惊呆了。

“陷害！”苏小晞吼叫着，猛地又扑上去，揪住胖青年的衣领扬手狠狠一拳。

胖青年踉踉跄跄倒退几步，仰身摔倒，大叫：“抓住他！”

众人一拥而上，把苏小晞牢牢抓住，拥架着朝公园外走去。

“不，他决不会做这种事。”

白璐清醒过来，拔腿追出公园大门。

一切都晚了。苏小晞被人塞进不知何时停在那儿的一辆小轿车内。砰的一声，车门紧闭。小车扬长而去。

“小晞……”

她呼喊着想追了几步，颓然依靠在路旁的一棵树上，泪水夺眶而出。

二 看守所的铁门敞开了，苏小晞莫名其妙地踏了进去

咣啷一声，铁门紧闭。

苏小晞刚刚站稳脚，汗腥、霉臭以及种种说不清的气味扑鼻而来。他瞪大了眼睛，困惑地探究这陌生的世界：房间不过十二平方米，水泥墙壁；天棚悬挂一盏外罩铁网的低度灯泡，散射着昏黄暗淡的光芒；正前方高出地面两米，有一扇不大的窗户，镶着十几根拇指粗细的铁棍，把这儿与外界隔绝开。

地板上，挤挤压压躺着二十几个人。这些人被铁门声惊醒，一排剃得溜光锃亮的脑壳轮番转动，眼睛紧盯在苏小晞的身上，看不出是欢迎还是厌恶。

苏小晞的目光从这群人身上一掠而过，停在墙壁上的一行红色大字上——坦白从宽，抗拒从严。这几个字，使他终于意识到自己确实被囚禁在公安局的看守所了。他背靠墙壁，合上眼睛，紧咬牙关，承受着碎心裂胆的痛苦。

“喂，你犯了什么罪？”

犯罪？这话深深刺痛了苏小晞的心。他冷冷地回答：

“我没犯罪。”

“没犯罪干什么跑这儿来，串门儿？”

看到了，问话的人从墙角宽绰的位置上坐了起来，双臂抱胸，嘴角挂着嘲弄人的微笑。瞬时，二十几张嘴同时咧开，爆发一阵哄笑。

这种与处境极不相称的开心大笑，让人毛骨悚然。笑声中还夹杂着难以入耳的插科打诨、污言秽语，仿佛一盆脏水泼来。苏小晞感到人格受到了侵犯，他怒目而视，握紧了拳头。

问话那位站起身，毫不在意地踩着几个人的身体走到苏小晞的面前，挥挥拳头说：“鸡蛋掉进了油锅里——滑蛋一个，刚进来就不认罪？别装傻，对付公安局的那一套唬不了咱哥们儿。过来，让我搜搜身。”

“凭什么让你搜？刚才在外面已经有人搜过了。”

苏小晞本能地侧过身，只要此人敢把手伸进他的衣兜里，他会不顾一切地击出拳头。

那人稍一愣，退后一步。“哟，新鲜呐，刚进来就想立棍儿？来吧，哥儿们奉陪。”随着他的话，从地板上跳起来几个人，扑向苏小晞。

咣！传来铁门被铁器撞击声，跳起来的人马上若无其事地回原位躺下，好像根本就没发生什么事儿似的。

一双黑亮的眼睛，在铁门上方的瞭望口出现，随之一声喝问：“于宝财，你想干啥？”

那人嬉皮笑脸地说：“唐管教，我想替政府翻翻他的衣兜，防止这小子想不开，畏罪自杀。”

“你算哪个庙的神呢？我警告你们，谁敢动手打他，我

就砸断谁的腿！”唐管教看了苏小晞一眼，放缓口吻：

“苏小晞，你还没吃饭呢？给。”说罢，他从铁门下半部的送饭口塞进个玉米面的窝窝头和一块咸菜。

距门最近的一个镶嵌一只假眼的老年犯人迅速起身接住，于宝财劈手又夺了过去。

唐管教敲敲门，警告道：“不许你克扣，听到了吗？”

“哪能呢。唐管教，您老就放心吧！”

于宝财恋恋不舍地把窝窝头放在苏小晞的手里。但这特大的窝窝头，无论如何也勾不起苏小晞的食欲。于宝财那馋涎欲滴的样子，他早就看在眼里，待唐管教一走，就把窝窝头送给于宝财，说：“你能吃进去，就给你吧。”

“嘿，你真够意思。”

于宝财竖起大拇指，另一只手从苏小晞的手里抢下窝窝头。一口窝窝头，一口咸菜，转眼间，偌大的窝窝头全部塞入腹中。他舔净手心里的残渣，冲苏小晞笑笑，“你认识唐管教吗？”

“不认识。”

“不认识干啥照顾你？”于宝财抬腿踢踢睡在水池旁边的犯人一脚，“起来，到厕所睡去，把这位置让给他。”然后又踩着几个人的身体返回墙角，钻进被窝，闭上了眼睛。

夜深人静，囚室内响起一片鼾声。二十几个人挤卧在十二平方米的地板上，拥挤不堪。除了几个“够级”的犯人们外，其余的都几个人合盖一床被，侧着身，一个紧贴着一个。谁夜间去厕所，回来时位置便不复存在。

唐管教的特殊关照，远不如无意中把窝窝头送给于宝财的作用大。苏小晞竟打破新犯人睡三天厕所的惯例，有个可